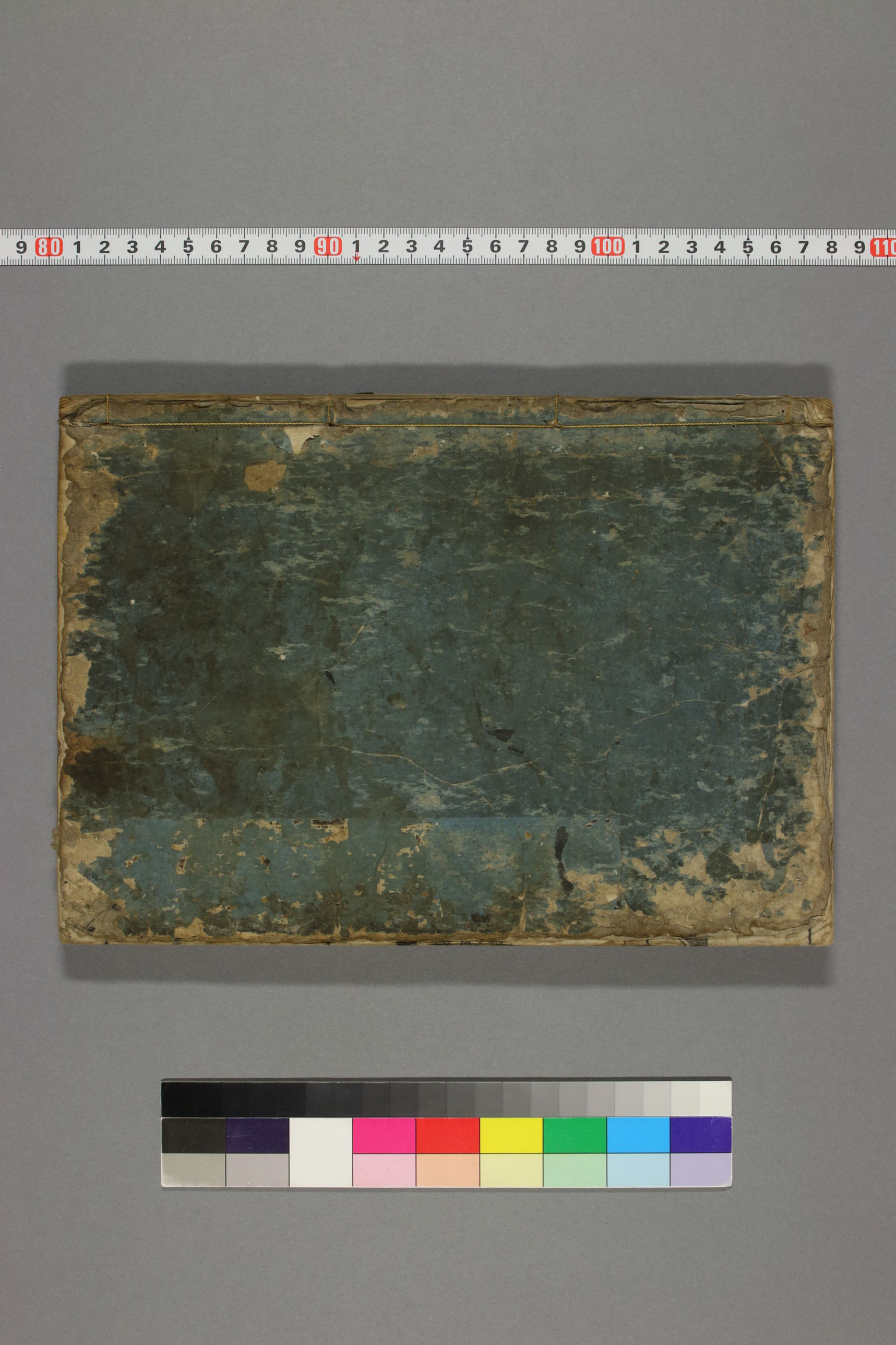

漆園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十七里此云莊周漆園吏即此城也屬蒙縣

隱放論語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嶕山皃也又勃起曰嶕起蜀都賦嶕巍巍以峩峩註山高皃

匀會曰芒芒廣大之皃昧闇也不明也

浩廣大皃漠微密之意也

易繫辭曰鼓之舞之以盡神

○如擊鼓而自然能使人踴躍踊舞也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憤世甚亦惟其隱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嶕之文足以發之至於芒昧浩漠之莫窮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力之所

激增勻蕩激也
誕勻會徐曰妄爲大言也又
增勻詞放也荀子易言曰誕
萬勻會錫勻南說文鼎屬本
作鼏實五穀半二外曰穀象
腹交文三足徐曰上頸也腹
交文謂其刻飾也五穀六半
也尒雅鼎款足者謂之鬲集
勻或作讹鬲或以充亦作麶
漢令鬲徐曰漢中蜀地以充
爲之也又徐曰亦萬字弓氣
之狀也象熟鼏五味氣上出
也又作鍋鋪麶又作鑊鎑又
作鑊古文獨

林光朝傳林亦之之傳陳漢
葉傳之希逸○樂軒名陳漢字元樂福清人也

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
其過於激鄰於誕者其初
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
立教哉又豈曰吾欲以此
而崇老抑儒哉奈之何讀
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

太玄之侯芭也　韓文十七與馮宿論文書厚示初筮賦詁筮一作仕　實有意思但力不逮耳
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以古人亦何有得於今人也詁　無有字　無得字　僕爲文久每自
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詁則一作節　小稱意卽人亦小怪之詁一無卽字　大稱
意卽人亦大怪之詁一無卽字一無也字　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者詁一無文字二字
筆令入慤及示人人必以爲
好矣小慤惡亦衆謂之小好
大慤惡卽必以爲大好矣詁
一本以爲亦作謂之　不知
古文眞何用於今世也詁直
一作直　然以俟知者知耳
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
詁嚴曰子雲脫悔雕蟲潛心
奧境集周易而草太玄當世
之人或識其尚白或諭其可覆
醬甌或非其潛聖作經猶吳
楚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子雲
泊然自守不以屑意炫俟後
世之子雲而已　子雲之言
曰詁一無之言二字　也不
我知無害也後世有楊子雲

無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
既出塵語又驚世徃徃句
讀之未盡逼字義之未盡
明則又以疑辭闢之脫簡
委女恚切　累也　之彼其心亦豈
欲得此於後之人哉　扁

必妨之矣子雲死近千載莫
未有揚子雲可歎也註歎一
作艱　其時相謂亦以雄書勝
老子註以一作以爲孫曰譚
字若山沛國相人也　老子
未見道也子雲豈此與老子
異識而已哉註一作乎　此
不爲知雄者註一云此誠未
必爲知雄者　其弟子侯芭
頗知之註芭音巴也孫曰芭
鄙鹿人嘗從雄所受太玄法
言　以爲其師之書勝那易
然侯之他文註一作侯芭之
他文　不見於世不知其人
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
confined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實諸鬼神而不疑耳註孫曰禮記中庸之文○耳一作矣　足下豈不謂然乎
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
其文與翺相上下一年業之庶幾至于至註庶幾下一無至字一有全字　然閔其棄俗尚
而從於寡之道以之爭名於時註一有求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　久而不談聊感足下能自

牛建切萬別名萬鼎鬻

得聖人之視滌園所謂後世之子雲齋先生玉堂林公（希逸ヲ云）

玄之侯芭也於是出而爲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希逸ヲ云）（華子ヲ云）（希逸カトアル）

進於此發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李白大鵬賦南華老仙發天機予涤園註士贊曰唐書志天寶元年詔封莊子爲南華真人

南華之二字玄同龍按云指莊周一心之德光也南於五行爲火也於五藏爲心也華者猶謂德華也如月華月華之謂也然則指心德之光華也天寶之封号并考則是而已心經註南無之言可并按亦

莊子狐白云南者明也大方無量之謂華者法也出九不染之謂人心真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是無非無生無死太虛不包其体日月不踰其光八万四千十方三界都從內現不自外假

其句爲明其字爲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字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華子ヲサス）

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幾千百載始得爲天地間

在宥篇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濛方將拊髀雀躍而遊註云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也

手舞足蹈毛詩小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永歌不足故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子路聞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註洗愧不可爲象也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休而歎之也

訓詁今會通古今之言也前賢

諸傳爲龍氏傳訓故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儒林傳訓故大義話故讀作詁詁也

集大成孟子萬章上孔子謂之集大成○註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大成大成者樂之一終也○朱子語類曰朱子集群聖之大成

全書豈惟老仙將雀躍於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於瞻前忽後之間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之學若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

姚排斗爵生姚墟故謂之姚唐字孫因以爲氏姒勺會云禹妃吞薏苡而生因姓姒氏

真西山云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豈宜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尚是士大夫皆以無爲本以浮誕爲美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

騷詞莫不有釋乃獨闕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周

見進學解

曰上規姚軌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足

盡莊老實處非朱子之言

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

之雖謝安之賢不免爲晉修所移終於晉亡不能早又云何晏王弼王衍爲玄談相慕效專事清談風流波蕩晉遂以亡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

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屬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

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

故重言焉景定辛酉季夏望日石塘林同謹書

卷之一 逍遥遊 齊物論

卷之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三 大宗師 應帝王 駢拇 馬蹄

卷之四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卷之五 刻意 繕性

事衰乃云人心真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量無邊八萬四千十方三界都從內現不自知假故遊者心之待宗者心之宗應者心之應七篇之言大旨皆心謂矣以其直指本体出入六合大出生入死而言故名之曰內篇

▲陸方壺云夫人必大其心而後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遥遊謂心與天樂也逍遥遊浸自適之義夫人之心休休自廣大但以意見自小橫生障碍此篇極意形容出箇致廣大的道理令人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爲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首人有云振衣千仞岡濯足万里流太丈夫不可無此氣節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白沙先生亦云若無大度量安得聖胚胎意蓋如此又恐人疑蕩而無所用故末復結以大樗謂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疏亮曰內則談於理本外則

卷之六 秋水 至樂
卷之七 達生 山木
卷之八 田子方 知北遊
庚桑楚
卷之九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十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說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言莫顯欲先明斯理故前標內外 ▲又云逍遙者古今釋不同今沈棐紘綱畧爲三釋第一顏相梱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無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云第三王穆夜曰逍遙者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無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云 ▲李袁下云遊者心有天遊也逍者洒也遙者遠也逍遙去優遊自在也篇中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也逍遙遊也 ▲筆乘云逍遙古作消搖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焰而水消鮮耗也不陽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於世如是惟体道者能之

莊子鬳齋口義發題

鬳齋 林希逸

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雕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與孔子同時矣

姓統譜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第四人初爲平海軍節度推官以清白稱淳祐中遷秘書省正字因對乞信任給諫又乞早決大事以慰人望上皆開納景定間司農少卿言亦之藻及林公遜俱絕明行修終於布衣乞優贈以厲後學從之官終中書舍人号鬳齋所著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稿等行于世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寓言十九重言十九卮言日出希逸註云寓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九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韜鈐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九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九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不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曰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

呂吉甫曰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九重言十九則非重而言者十九三而已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卮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天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猶艾不爲予謀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自言於人不可以自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九同己則應而爲是異己則反而爲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艾之人而言之凡書中稱引古昔皆以耆艾爲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先於我也

自分爲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逼一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爲名字各

卮方言云卮言者卮酒之言和理而出却非世俗卮酒間謔浪笑敖爭論是非之言曼衍因循與時俱化故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則不言而已矣

呂吉甫曰卮言者言出未始有言則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爲物敧於齇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

言行錄外集十六陳亮字同父務欲永庚人紹興四年舉進士

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爲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固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

郭象字子玄王衍云象語如
縣河水瀉而不竭
晉東海王越引爲大傳王簿
郭子玄謂郎郭象序語也
喜河内向秀子期常侍掌註
莊子郭象竊之期仕晉

馬海粟碧岩跋世尊住世四
十九年六百函文字云獨庵
外集續藁第三云大同府華
嚴禪寺重修藏閣碑云余命
鄙造大藏經卷計五千四十
八卷函計六百云云

京隆所述尚直編問曰佛經
中語有與老莊相似者骿庵
謂佛經剽竊其說此意如何隆荅曰佛是天上天下三界大聖人也大道周圓萬德統備見人之所不見明人之所不明故有窮嫉道之極談蹙秘賾之玄奥豈藉老莊之言以爲用乎而況歷朝三藏師生竺未嘗善吾中國之書惟解中國之語是故到吾中國載譯梵經而爲中國之語加番邦所用通事人也只將梵語轉作唐音就敷衍聖人所說之辭而換其經旨乎佛之圓

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
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
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
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
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
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

細繹勻會細與抽通說文引
也增勻拔也繹說文抽系也
又尋繹也陳也
漢谷永傳端見細繹師古曰
音抽謂引其端緒也

聃玉曰老子生周定王時老子後於佛四百餘年矣且夫前人竊後人之語乎後人竊前人之語耶晦庵欲敎佛之光明千百万討反而抑之也人雖可瞞天不可欺也

見見識之見也

自此中細繹出左丘明司
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
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
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活
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
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

玄同案衡車上牽牛兩傍縛轅木也兩木不相符則不行故曰爭衡案匀庄引文粹曰前後敌爭衡衡匀會意說文牛觸橫大木以角从人行聲徐曰謂牛好抵觸以木闌制之也又車軛曰衡

▲金剛經無邊功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

最上至極之處也乘佛乘也猶佛法也○大乘禪小乘禪最上乘禪○法華經云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爲衆生說法無有餘乘云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

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宇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

踐徑踐徑路也匀庄又穿徑也玄同私云踐徑所謂小路也唐李文進礼部侍郎諸謁不行語曰李下無踐徑也匀庄李文字尚真機匀會王發也機弩牙戾也

▲頓宗大乘小乘權教實教頓教經家論家之八之內頓教者即心即佛之法也前之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者是教意也如來禪也頓宗祖師禪也華嚴宗用頓宗之理也

臨濟錄上堂僧問如何是劍及上事師云禍事禍事

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踐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劍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

跌蕩勻會說文跌踢也从足失聲一曰越也秦月跌踢過越不拘也

戲劇二字之義連而戲言也勻會勻府戲劇連最之字也

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與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爲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謠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必嘗有聞於樂軒因樂

希逸必嘗~~林經德後序云竹溪之學得之樂軒樂軒得之綱山綱山得之艾軒艾軒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也朱陸與中下第後專心聖

賢踐履之學論 存在版在詞
掖多論駁不得其旨而敢号
艾軒先生○綱山林亦之子字
可福清人也○樂軒名陳
漢字元幹福清人也紹興
林希逸字肅翁莆田人也

艤海篇畧也艤大率也
書言故事博覽曰淹猟漢賈
山淹猟書記不能爲醇儒注
淹渡水也猟捕獸也書記看
遍若渡水登山猟獸無處不
到但不能精詳所以不能爲
真儒也
王元澤名雱宋左諫議大夫
註内篇雜說三十九則

軼而聞於軒之說文字血
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獵
佛書而後悟其縱横變化
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
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
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

秋水篇畏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
晉獻之年數歲觀門生楪補詞門生獻之同門
競爭也昔鄭將伐曾起楚師伐鄭晉國師曠曰
伐鄭皆歌此風以聽晉之強弱又歌南風以聽
楚無成功故曰不說獻之引南
風評門生曰楪補無所成功
若楚之南風焉　門生曰此
即亦管中窺豹焉見一班獻
之楪褁而去問此郎門生指
獻之也以竹管之中視其見
不過見一班點而已喻所見
極小世門生不勝勤於事而
反以獻之爲小見

復生史記范雎傳上書秦昭
王曰雖賁育復生不能救也

日南風不競註
日南風不競也已詳見前
吾聞楚
以聽楚之強弱南風音微多肅殺之聲楚師伐鄭必

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爲分
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
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
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
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
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

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
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
同志者共之

薄拿司馬遷傳曰死者不可復生柳宗元云其間豁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復何李白大鵬賦云豈敢傳諸作者焉可示之子弟而已

穆陵宸翰 理宗之廟號也宸翰按匀會宸說文屋宇也帝居曰宸翰文選揚雄解嘲翰羽也則宸翰猶天子之御翰也

披味奏函敢陳子義以天
地人之實理明老莊列之
寓言得其指歸各爲詁訓
卿之該貫若此時備觀覽
所益良多簡在朕心故茲

指歸按匀會指趣曰旨旨指旨之字蓋出於是

詁訓毛詩孔穎達疏訓者道也道物之皃以告人也詁者古也古今言遍之使人知也匀會訓詁說文說教也徐曰訓者順其意以訓之也爾雅訓道也道說道義也詁說文訓故言也爾雅言者古今也前漢儒林傳訓故大義註故讀作詁

該貫匀會該備也貫古玩反事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敬簡在帝心
嘉燮吉蠲矣也燮也燮說文燮
也崇也

嘉燮

付林希逸

外物篇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攖希逸曰義云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
左傳杜預序云優而柔之疏優柔俱訓安寬緩之意也○優遊自如貝優賞洛也游亦雅順
而下日游▲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心通
論語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之類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
子福履綏之
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萊哲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一

鬳齋 林希逸

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篇以二字名之逍遙言優遊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此篇形容胸中之樂

音義鵬古鳳字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从朋黨字

音義云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

水雅云扶搖謂之猋上行風謂之扶搖也水擊激飛聚貌也

音義云野馬春月澤中遊氣如野馬驅也塵埃天地間氣蓩鬱如塵埃揚也

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卷上又一層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

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上聞者而後乃

副墨生物即造物但換得字新即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自吉甫詩人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邪不可知也惟不可知故未嘗不爲高哉

疏云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須洪水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遥

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也

陸方壺云膠謂粘着于地而不能動也

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
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北冥鯤鵬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論之皆是強生節目爲之飛也必以氣字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下一怒字便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風其水湧滿自海底而起聲聞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遥遠之國人迹所及爲遥遠若有若無也則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爭君曰無海在無窮中無窮而反在遥遠之國人迹所及爲遥遠若有若無也則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爭君曰無海在無窮中無窮而反在遥遠之國人迹所及爲遥遠若有若無也則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爭君曰無

宜海也成玄英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

旧説陰陽之論　屑解云言南北何坎北位陰方也南離位陽方也冥者幽遐玄漻之所也言魚鳥何魚性潜陰物也鳥性奮陽物也鯤鵬魚鳥中最大者也化者何陰化陽也化取鳥何鳥羽挨飛輕也所謂日日生羽翼也故曰飛曰翼鯤言矣何吸陰全也化不於北而之南何南方之風也南方陰始生其風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

月景風景者陽氣道竟也所謂六月息也南不盛火而盛水何坎水填離相火滅矣佛經所云南無也

劇編海云戲也

杜子美題省中壁詩云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系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屢儒養曉謬通籍退食遲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双南金

ナシ　ナシ　ナシ　

而先置措于此也
書集下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

●粘葛同相著也

●秋水篇今子蓬心久然起於北海蓬心久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曰義云蓬心風聲也

●陸方壺云夭折也閼不通也決氣控地之類也

然尒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吹之息亦必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爲大野馬塵埃爲細與前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爲下句風之喻也坳堂上坳深處也芥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膠音教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夭閼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

蜩蟬也鸒鳩學飛之小鳩也鸒音頽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起奮起而飛也搶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已有不能彼乃欲騰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若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局量勉齋黃氏云指心之蘊蓄也合喙云局量所受之量也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列子湯問第五云夏革曰古初無物疏云革棘聲相類蓋字之誤也匀會陌蘭革字註解云史始皇紀不用兵革音棘通作棘

疏云地必皆爲毛髮北方近寒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髮

所謂不毛之地也

鯤鵬之圖南斥鴳之騰躍小大下同故曰此小大之辨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一王）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大ウヒロクメル）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東坡八之卷唐道人言巨大目山上俯視電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少聞雷震也

大之辨也

此一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个證據言向來湯曾問棘曰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爲起語其作文鼓舞處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然今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而後徃南海也斥小澤也斥澤之鴳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徃哉其意即與前一段同

未樹者言未免行也
育義云未樹者未立至德也
須溪云未樹者猶有所倚也
猶未離乎是非者也雖列子
御風至矣猶未得爲逍遥也
都無所待而後謂之游是前
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爲逍遥
也鵬者海之始也方里出門
初見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
足言矣

故夫知效一官行夫比一鄉德合一君
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
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
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
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
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
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

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
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治也而我猶尸之我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我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無以天下爲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治也而我猶尸之我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我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無以天下爲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焦氏云至人知道內冥諸心而泯絕無寄故曰無己神人盡道成遂万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窮理盡性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陸方壺云至人也神人也聖人也蓋本乎尊極美之詞也

物爲夕故月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爲重外物爲輕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爲事數數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冷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修身以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數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

自註自堯至言之由雖無爲而未嘗不可以有爲故結明致天下而不嫌自內言之堯雖有爲而未嘗不出於無爲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爲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爲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爲之名而已

神農之時旬有五日而雨曰時雨

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己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贊美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
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
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矣

是人ノ心ヲ守ル

肉ノ皇ト

爝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
既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若則天下自
治而必使我治天下者我猶不足故以
爝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
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尚
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爲
賓是吾將人也連叔憐道人也

或實云接輿姓陸名通記者以其拟孔子之輿故名之漢韓嬰傳接輿躬耕而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賚金百鎰謂治河南接輿矣而不答使者不得辭而去妻自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違義也乃夫婦共逃天負金離書帶經墾菜管見云即肩吾未詳本抱神素樸莫能污也綽約若處子守衆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浇廣大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鼓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万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而不測契道無当方也或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重之

肩吾賢人也連叔懷道人也

接輿楚狂名通記者以其拟孔子之輿故名之漢韓嬰傳接輿躬耕而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賚金百鎰謂治河南接輿矣而不答使者不得辭而去妻自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違義也乃夫婦共逃天負金離書帶經墾菜管見云即肩吾未詳本抱神素樸莫能污也綽約若處子守衆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浇廣大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鼓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万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而不測契道無当方也或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重之

是人ノ心ヲ守ル

肉ノ皇ト

爝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
既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若則天下自
治而必使我治天下者我猶不足故以
爝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
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尚
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爲
賓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
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賢人也連叔懷道人也

或實云接輿楚狂名通記者以其拟孔子之輿故名之漢韓嬰傳接輿躬耕而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賚金百鎰謂治河南接輿矣而不答使者不得辭而去妻自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違義也乃夫婦共逃天負金離書帶經墾菜管見云即肩吾未詳本抱神素樸莫能污也綽約若處子守衆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浇廣大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鼓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万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而不測契道無当方也或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重之

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浇廣大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鼓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万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而不測契道無当方也或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重之

然及考經言所服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称堯舜推尊之爲聖人者從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

猶本徑與庭相距本不遠今乃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逕庭之大遠不比尋常逕庭也大有逕庭者其言之量廣大而無窮也

抱朴子云求生之道當知二山非華岳也非崑崙也一曰大元之山二曰長谷之山指人身言貌姑射意亦人身中山也

范注山以喻身藐姑射言其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實十三)

迷妙神人即身中之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其至靈若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非遙諭也或者求之于外不亦遠乎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聲者無以與鐘鼓之聲下有聽者無以與鐘鼓之好未則者自爲假文屬時女筆乘云時是也女即汝字謂智有聾盲即汝之狂而不信者是也郭注謂如處女爲人所乘甚謬

太玄昆侖天之氣旁薄地之形也又充塞也廣被也通作薄漢楊雄旁薄群生亦通作礴漢相如封禪書旁礴四塞也又旁礴混同也鶴林玉露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遘變而赤爲儿人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郭註云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

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聾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

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肩吾名字上未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庸去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庭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甚庭音趣逕庭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

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疏散爲塵厭爲垢穀不熟爲粃穀皮爲糠皆猥物也鎔金爲鑄範土爲陶

郭璞山海經云廬其山之南三百八十里曰如射之山無草木多氷

則神全之三字三注大全脫

却之諸本皆有此三字

余按載營魄章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註云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管見云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此類也

郭注以藐姑爲處子疏云特女少年重營至之女也指此被與之言猶窈窕之女爲君子所求也

李白寄仙歌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賢人直可輕巨靈擘華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頂女子搖大扇五月不熱寒清秋玉盤楊梅薦霜雪蒲萄酒金罍高樓平頭奴子擎白晝相逢劇飲三百杯不用開口笑兩行

音義粺米經營之貞也

水之大者洪水滔天之意也

讓王篇其緒餘以爲國家陸德明音義云並如字徐上音奢司馬云緒者殘也謂殘緒也

秦伯篇嘗從事於斯

子玄序中之語也

鄧析之妻也平也所以平章平也音滅也

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喻潔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爲此者約約者柔婉之貌

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在與誰同看吾以爲欺誰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聲者無貌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瞽者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爲誰也時是也如與汝同前後解者背以此時女爲處子故牽彊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爲德也

媚容也自悅也

疵病也

癘疾也

疫也不和之疾也

集也病也

越今會稽山陰縣也越逼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東一云鍼冠於首斷髮不用不以物爲事之譬也

此兩段結上兩段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爲貨而往越官其無賣處也莊子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況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爲許由啐缺王倪被衣或曰四海經云藐姑射之山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在寰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郎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如此揣摸前後解者正落其圈檻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著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

史記滑稽傳注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骨稽不窮謂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酒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諸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音義惠子名施相魏惠王瓠音護一音戶郭反

瓠瓢勺也

司馬云實中容五石

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

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呺然虛大之貌
音義龜舉倫反又居危反
不龜手云拘坼也司馬云文如龜文也又龜攣縮也
金方一寸重一斤爲一金
○斤十六兩
技藝也巧也方術也

龜云瓻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樽以繩結繫用渡江湖南人所謂腰舟也
李衮云蓬舟上篷也轉則行定則止轉移在人力也有著力變強意
瓠云蓬草名舉曲不直也惠子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

匏蘆佃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瓠苦匏苦長短亦殊壺瓠也匏也中流一壺通作瓠詩八月斷壺註瓠也實康瓠如淳云大瓠也通其子五石則亦可以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瓢半匏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蓬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洴澼拍洗也絖絮也以有此藥而爲業也樽浮

絮之細者謂之絖徐曰精者曰綿繭內衣護蝠者與其外膜緒雜爲之曰絮

中流一之語鵷冠子之語退不一之壺也以壺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一之壺千金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諭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執何不思之不以爲浮江之壺慮思也何不慮者三吾子之思心一也此假之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而

孟子盡心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今茅塞子之心矣

呂註聖人之於道修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爲物也大矣欲拔之者莫若吾心之爲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拔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弥廣六虛靜之而万物莫能逍遥其側寢卧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予患之乎李衮一云逍遥遊名篇逍遥寢卧句總說出何大抵逍遥本言無用而無用則虛靜虛靜則神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而瘣癭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

疑神凝則逍遥自宁無用天下爲自安自以天下爲事自貧然喪天下皆無用也惠子以爲有狸狌獸廣宁野狐又野猫也

機巧術也主發也捨取貪獸之機檻也

跼云無何有猶無有也莫無也謂寬曠無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無有故曰無何有之鄉廣莫謂寂絶無用之理也

彷徨徘徊也怔營也文選相如賦彷徨乎四海

瘣匀會云說文病也引詩譬彼瘣木一曰腫旁出也今詩作譬彼壞木注病腫旁出木瘤也尔雅道木瘣魁註云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也

梁晉大康記云梁言金隄之氣強梁因名之

▲槷蘖也古人謂槷蘖者頭其凶暴若蘖也仲長敖獸性賦春蠶尔一槷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凝誰蘖

▲旄勻會云尔雅麈大麏旄毛狗足注旄音帽毛獷也疏云旄長尔雅旄牛尾著竿頭郭璞曰以旄牛結爲之如今之幢亦曰旄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云車服不維刀鎩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之遇於時者之所爲也

▲隱語注大旨古無謎字若其意則郎伍舉東方朔謂之隱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郎俊世之謎也

用也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敖者物之遊遨者也伺候而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下而猝然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猝然者一旦爲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言機械也罹牛至也其牛至大而不能知狸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不同不可以大言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也役役人世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及之之郎退去也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此大人談噱語然後人就此機細釋多少文字共原出於此

郭註天自是而非彼美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荊川云通篇論本無是非是非皆人所作

▲內篇從內現不自外假故齊者心之齊物莫不有耦惟道神妙而無耦無耦則皈于一致而忘彼我物論齊矣

▲楚邱士之庶弟莊毛之司馬

▲字子綦居於南郭故号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之類

▲跽曰姓顏名偃字子游

▲冀云嗒然解体貌偶匹也一云身也身與神爲耦也

▲噓出氣也急曰吹緩曰噓

▲音義居音姬猶故也

▲須臾曰喪耦我固在也併我而喪之物必論從何處起便是相競無對頭了

內篇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令衆論而爲一十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回避相是非故莊子以爲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

李衆云心如死灰者火滅也相火滅矣猶佛云南無也形如槁木者木沉也皆靜定坐忘之意

傳燈録洞山价章云僧曰寒暑至君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良久僧曰承當遮个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偈曰切忌從他不見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汝知之乎

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若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自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則無物喪我也理乎吾郎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二亳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二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形關竅

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所從受則不齊者齊乎

郭註夫簫管參差音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声雖方殊而所亭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身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形此言其形也以下言其聲○唱于于隨韓非子曰竽為五聲之長故曰唱于喝者发竅如鼻口之唉喝也調調之刁刁樹尾風調之然和而之然微也今俗呼風小為調調地而采茶者以嫩條為之掇言之々然可掇耳○謂々之々則林梢之披靡者無遺矣世間無日無是非大是大底風小是小底風止而後齊

太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唱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

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之刁刁乎

也○調之刁刁比大小是非之論也前之衆竅之風者大者也後之調之刁刁者小者也

曰咨万竅怒號何異有我役其心形之時邪衆竅爲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乎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疏云籟簫也長一尺二十六管鳳翅象舜作也夫簫管參差所受各足況之鳳物咸稟自然

匀會云凡孔竅機括皆曰籟莊子人籟則比竹是已

匀會噫乙界切飽食息也莊子大塊噫氣又氣出貝也

疏云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謞者如箭鏃頭孔声此者咂声也吸者呼吸声也叫如叫呼声也謞者哭声也實者深也若深谷然咬者哀切声也

須溪曰濟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風所底風然終必寂然而止所謂濟也識其所從生則不待止而齊矣

須溪曰畏佳從山曰崔山林之偎辟角夫處

拏拘拏同拘拏不展也持也牽引也

杯飲器也巵通卮同孟子杯圈註卮音支宋所爲匾匜之屬○玉也

鬻以木待門戶也所以閉也門扗也扃也鎖鐵鎖門鎖鍵也或作鐍

山谷曰賛云詩成無色之畫畫出無聲之詩云本詩話

曲者汚下者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言竅穴中之聲干干之聲輕喁者至咬者言風之聲重言風之聲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無此一段文字是有虛調調刁刁皆樹木爲風所搖動之形前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何曾見畫得聲出自激者至咬者八字聲也干

無喝又是相和之聲地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無聲之真使人手舞足踏而不知自已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亦天籟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然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比竹笙簧之類地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文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庶幾)免入一處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化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自已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已也咸其自取言萬物皆以爲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爲言遂下一怒字與

李哀一云自然也已止也人心之聲是是非非万不同却從無聲中吹出到底却自己總皈無聲有聲無聲分明有主張他作止成自取耳取於天也

刻須溪曰吹之者造物也之六字重複

三註無造化物之化字

大知以下正言怒處

伯益作井市邑居爲市廛爲井又云市交易之處井井汲之所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口義云營魂也神也魄精也

呂註云閒之閑大小之不同也寐覺接攝有縵密之不同也

子夏見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韓非子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閑閑者從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也間間者言簡星筭兩兩分別也大言者氣豗大者也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睽前顧後也百家之說皆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攝日

◆孟子告子上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佛經自莊子已來來中國故云後之禪家

◆挩小恐告者密者之類大恐縵者之類也

◆惴憂懼也司馬云其懼

◆慢櫂也不長也怠也弛縱意想將豫切驕也心不精也憍也

以心鬬

既說上四句了卻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攝合也應於外爲接言人夜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鬬然日自如是故曰鬬所謂日有所爲便乎善被他動人後之禪家其言語多是此等意思

縵者窖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縵者有二種人緩事慢性的也又有二種人出著言語便有幾穿故曰窖又有

述而篇子曰君子坦湯〻小人長戚〻註戚憂戚也戚〻
曰君長無時而不憂慮也戚〻
憂懼貌

詛盟胥礼詛祝堂盟詛註盟
詛王於要盟大事具盟小事
曰詛疏云盟者盟將來詛詛
往過
義海老泩猶老好也
須溪云泩乍滿乍涸也但言
涸則無矣況來暘滿意
呂註云殺若秋冬云莫使復
暘則冷之淺深小同也喜怒
哀樂至姚伏啓態則其情狀發見之不同也凡此皆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如樂之出虛蒸
之成固日夜相代莫知所朕乃天籟無爲之爲也
循本云喜怒哀樂慮嘆變熟姚佚啓態此以七情又翻十二般熟從孰從忄言其心拘執也姚
冶也佚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慶也荀子云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句法與此

一種人悪前輩後不滿落一線路故曰
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自然有不得
自在皆有愛甚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
戚〻戚〻是也孔子則謂小人戚戚莊子之
意則未免愛深思遠若先
則憂〻日〻大恐縵縵
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惴事之大

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
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
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
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熟姚
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機弩牙也栝箭栝也
洫今會稽八尺深八尺謂之
洫溝也莊子老而愈洫
態度之二句循本之註引荀
子態度爲指上之事態之字
此之類多矣屈原九章戀於
熱羙而吹籟何不變此志也也
欲狀階登天者猶有最之態
也
菌地蕈大者名中蜎小者名
蕈

夫、先儒之義云、夫、乎也、斥審也、詳也、一兆之謂余按此說不然、疑鞅掌之通字、猶乎詩、事鞅掌毛傳鞅掌失容也、鞅鞅猶倘也、掌謂捧之也、有荷捧物以趨走之促遽亦是失容、詩疏煩勞貝鄭云鞅如馬鞅之鞅掌以手捧物、補傳鞅掌皆所以拘物、謂王事所拘、

按云多般事業皆是自造物附與自然之性依所生于色塵而生此事是却非造化使之之一事耶

醜類也、礼記學記比物醜類、○差、不等也、過也、尒雅醜衆也、惡也、一說醜媸也、於溝壑也、此等小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曰近死、謂其胸中無知也、陽生也已死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世俗之凡心、喜怒以下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見於外也、或吉或凶、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知其狀貌、而不動之貌、姚央庠之貌、佚縱逸也、恣開放、不收斂之貌、態儇模托樣也、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繭言語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差者若鬼神使之然此、儻認得子細、

佛氏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万象主不逐四時彫、又吾儒之所謂大極也吾儒易曰動靜無端陰陽無窮老子曰觀而不見其形隨之不見其後又類也、新傳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縁其實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孰若無形而便化不能役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

乎且暮得此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所由以生乎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猶言不覺其已是之意謂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且暮之間不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這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造

真宰禪家所謂真生人道家所謂元神真隱也化也及人爲真也宰猶主也宰猶治也何依註前東方朔傳朱草葩莖

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爲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爲見隱於造物者人而不知其所爲使真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爲實有也蘗郎莫知其所萌也可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行者言天行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不見其形郎莫知其所爲使也有情言有實也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一向前而人不可見反反覆覆綢繆許多語句辭甚切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檢點也

真宰離有情而無形復於有形上体認故舉百骸九竅六藏多字與三乎字皆問詞反復激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

曹能始云其有私焉抑皆恍之中猶有私喜乎如是指有私也當私誰則私者爲君非私者爲臣奚然身中形竅無專治臣妾之理所私非君則皆所私者臣而今所私者君與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百骸九竅六藏郎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者備也有而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爲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極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爲其所吾則方病之時

經云昔有一狸張吾伺鼠子出穴狸耶吞之鼠子入
腹猶活反食狸藏腑患痛迷
悶行走遂至斃終此喻比丘
依聚落住不護根門被欲損
手乃爲身之讎也六根皆然放肯恍之
乎若者言六根之中皆空之乎亦有所私
喜乎且其在身之用何者爲貴何者爲
賤如頭齊而手撓則手若頭之役孰遠
而足行則足若目之役役者臣妾也然
而不足以相治若手足耳目鼻舌互相
爲用也受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足時
乎而用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爲
君臣百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
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也其以心爲君
乎心又不能以自宰而主之者造物則
造物爲真君矣故曰其有眞君有眞馬我
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
不得其所謂君者初何加損乎倘實他
故曰如求得其情與
不得無損於其眞

狐白云與物之物牙物也
王鳳洲曰此設言人迷失真
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令人
惕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
自是不忍釋乎不敢以無談
談之

芒疲也李漁之曾黎文集序
曰氣象茫然小
大疲言其真君也
芒大然歸之芒同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
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
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
亦有不芒者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
既受此形於造物與我相守不

史記列傳三十云豹謂日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由觀驗之蹤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也

羅隱蜂詩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不知作到頭二

晉叔夜養生論積微成損積損成患從冥得自從自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涯輸曰自謂白髮也文選五十三

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爲形役

見三正作現
毗尼母云諍根本有八一嗔恚二惱害三幻僞四慳嫉五見取謂它所見所作皆是他所見所作不是六邊邪知渾然之理則無是非之論攝論之言與此同攝論云由觀五義以滅瞋恚二觀一切衆生無始以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衆生常念滅己觀唯法無有衆法何者能損所損四觀一切衆生皆自受苦云何復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我子云何欲生損害孟子勝文公下云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湯賓尹曰此一段言吹人言之未定物論所以不齊之故

循本云言非吹也言人言非如天籟之吹万物不可爲准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如鷇則報音鴉則報凶鷇鳴知雨布穀催耕可所之爲準豈人言之未定猶是也

須溪曰所謂特未定也我以爲是彼以爲非物論万自此始然自是者觀之此其在天地間畢竟是非之論亦何有哉

易繫辭云而俑之觸類而長之

毛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此篇本爲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爲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造物所使細緻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後謂之言言則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嘗有此言而爲造物所使遂爲此言

聃鼓者鳥之初出知者也鼓之爲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爲無異於鼓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爲與鼓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一同不可得而分辨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大小精粗皆道ナリサルナシ）（是非共ニ可）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名言）（天）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眞僞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眞僞至立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非非皆吾心之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詞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入之所非我以爲是彼之所是我以爲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一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

詔大言也按揚雄曰奢無誇詔也

法句經云天下之苦莫過有身飢渴寒熱瞋恚驚怖色欲惡禍著由於身矣身衆苦之本禍患之源

李子哀一云彼是相因而生者也是非無定体狀因是因非因是非緣也緣其自然無窮他也是以聖人不由是非之途而直以天照之天狀也雖聖人何能窮是非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不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老莊要旨此一段言因是筆乘云彼不自生因此則有彼此不自生因彼則有此故曰彼出乎此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說也

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爲是則以彼爲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爲是則人以爲非也在彼之不說我則不爲是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無非是有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是也

（一作之趣）（世ノ是非ヲ因ト）（是非ヲ因ト）

有彼有是此與方生之說同此撰出一節方生字來儌譬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必有生纔有个可便有个不可纔有个不可便有个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因其偏之見而照之以天下之理者即因其是而是之又只言因是因非此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

陸方壺云環者圓而中圓凡物奇圓而偶方圓賅終始無端中又虛無物以此應物安有窮極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遊於是非之塲而常得夫無究無極之妙

李哀云明者非明見辨察也得其環中之謂也環中虛也中虛則明生矣

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宅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他又何以異波之雖分爲人我其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人已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矣環之中然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爲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疏曰諸法之中獨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情遂記諸物勝負莫先於馬故舉二事以況是非

郭註云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同於自是

呂註云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食小大之辨不出于同体皆足爲非指乎以馬喻馬非馬雖有毛食駑良之辨不離於同類皆足爲非馬乎唯能不宦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体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並生而同体也萬物雖多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爲一而同類也

趙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手指也以我之指爲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講也見禮記檀弓篇下馬有多寡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講也見禮記檀弓篇下馬有多寡塞之譬也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傳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

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馬非馬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万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天地万物之外可也

▲郭曰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莊子蓋據此以立論解者至以馬爲博塞之籌何其謬也

▲塞蘇遏先代切

▲籌博塞也盧矢也徐曰其制似投壺之矢也

▲禮記投壺篇云平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注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焉勝者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釈筭若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釈筭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二馬

亦若籌博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辯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可

（本末）（自然）（是）

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郎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

▲呂註物之可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爲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者也

▲焦註人所可因而可之人所不可因而不可之物有然因而然之是我無然於物之所然不然我無不然不然於物之不然耳

▲郭註物謂之而然者謂物無不然也

▲音義云一本結句不可下更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不可於不可而可於可

郭註云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棗縱橫美惡各然其所然各可其可則形雖万殊而性同得故道通爲一

▲陸方垂云厲癩也李哀云厲醜也惡也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莛屋梁也楹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恑憰詭詐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爲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

陸方壺云破碎曰分圓就曰成敗壞曰毀

▲史記二世自殺趙高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爲秦王二十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灞上使人約降子嬰即係頭以組係頸者組係頸者以組係頸以組係頸以組係頸

焦註人恐不明因之爲義但
觀狙公賦芧不自增減因
衆狙之喜怒爲增減非因而
何是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
之以是非內則体乎無是無
非之天鈞不以跡之有是非
而碍於心之無是非所以謂
之兩行也

音義鈞陶鈞也一本作均勻
會陶旋輪師古曰轉者爲鈞
蓋取周回調均之義又大鈞
天也言造化爲人猶陶之造
庇也

載營魄註云營魂也神也魄
精也氣也

洪邁容齋五筆合四十七卷云道之容齋所
敏號容齋五筆合四十七卷云道之容齋所
二字

喻二十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
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
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
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智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
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
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
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

易繫辭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正義云大極謂天地未分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一太初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也宋康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朱子云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周子云無極而太極邵子云通爲太極○按太極理也陰陽之具也而無象替其無象而曰無極無極而太極太極而無極也

開元錄云秦晉已前出家者多隨師姓後弥天沙門道安云凡剃髮染衣總釈迦種即無殊姓宜悉称釈氏時皆未然洎譯出阿含經云佛告比丘四大河水入海無復本姓同名爲海四姓之子於佛出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無復本姓但云沙門釈子○弥沙塞律云洎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同称釈子○佛氏亦此類也四姓○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

虧乎哉

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右之人者言未始有物之始看起來則天右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爲有物是無極而太極右之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爲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黑職各循其理何嘗有所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頭皆歸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

昇玄經云漂浪愛河流吹欲海瑞應經云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云人皆沒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

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而遂通天下之故

膚解云以堅白之昧終此是惠子之虧處而昭氏之子又傳文之綸終身不成精枝此是昭氏之虧處矣若三子而可謂成則無成亦成也若三子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李何役役於有無成虧之間哉

趙註云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辨非莊子不知其貞三子各迷于妙而不皷之皷不所之不辨之辨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于惠子者我之所明異于彼彼于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堅白之辨終昏昧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

念未起便是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則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智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

(其名世)

翼云楯琴也載之末年書之于冊今也綸琴絲弦也

玄終于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所尚有成與虧故故也

史記鞫非子傳故弥子之行未變於初匀會故固通

左傳文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晉國之害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貪以事晉賈季在狄六年難日至矣外皆能爲晉害若之何中行桓子曰林楡也攻請復賈季使有功也郤成子曰鈇賈季亂六年賈且罪也大不如隨會不若復能賤而有耻恥言不可知又知而不犯以不義其智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曰魏人在東請爲降秦之先與魏有司謀之使士會康公以士會爲晉司言若言請以其東方之人且有才能故使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也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爲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亦無終始故知人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穆子之子

若背其言人背約不以魏降使晉臣死則我必爲秦而晉人殺之則悔秦伯曰若背其言約而不以魏降所不歸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夫也曰子無謂秦無人吾以策也馬鞭也臨別授馬鞭並示已所以策屢借以言此策與此人先往與魏有司謀之使士會康公以士會爲晉才能故使之往士會辭謝往曰晉人虎狼也虎不可信也若往必爲所殺妻子爲戮妻子在秦無益於君不可悔焉及何及笑

雖如此善說而所聽之人本自不曉乃強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強辨自慰也而以終其身堅白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惠子之辨堅白自本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爲惠子借其分辨堅白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惠子之辨堅白自之論旨黃帝曰白所以爲不堅白所以爲堅故有堅白之論旨黃帝曰白所以爲不堅黃

處又以此之謂引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他下字血脉便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詩非吟也到此換頭又曰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是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

張子厚西銘云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郭註俄而有無矣此都忘其知也尒乃俄然始乃無耶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知也

呂註我欲無之不起而已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俛仰之間胎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

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是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

性理大全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無極而太極而字輕無次序故也

列子天瑞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大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混淪混淪者言萬物相混淪而未相離也

童溪易傳云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注云夫學力不至則內外間斷君子之學合內外之謂也主敬以直吾內則敬立矣行義以方吾外則義立矣敬義既立則物我無與而天下皈仁矣此德之所以不孤

其果無謂乎

莊子之文纔下一語便作一轉處其語皆妙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曰說說故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極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而始無故曰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有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無个有个無个忽然有个箇無則必是生出一个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太意不過如此卻恁地發明果是高妙據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有有

而曰俄而有箇無字離是有了果是晚作無得不故之字離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與果可謂無邪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秋毫韻會云秋者毫成之時端極纖細

五經通義泰山五岳之東岳也一名岱宗

礼十六至二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

廣列仙傳卷之一彭祖錢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

已七百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泊乎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務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使能水晶雲母粉糜角常有少容采女乘輜軿往聞道於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云周衰始浮遊四方晚入蜀抵武陽留家焉

筆乘云無適焉因是已言自有適無者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爲是非故曰因是已

陸方壺云因是則自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然後謂之未嘗有言謂之齩音謂之天均此處又將因是再結一結看他回頭題目

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爲小其太山至大也而謂之爲小其以秋毫名曰太山矣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爲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不名殤子矣彭

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爲夭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天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一草一木一禽一虫亦與我相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說了方一字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意謂既是混然爲一則和個一字亦不當有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之之言謂之無乎以此名之之言故曰一與言爲二二既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之一句則成三個矣自此三個一個推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而兆直至歷者亦算不盡而況凡

焦云八德者謂之昧聖人有而不論論而不辨辨而不議則超然是非之表而何至于有昧哉

真云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也

陸方壺云无與若相對而相反若也在物言倫處物曰義群則有分族則有辨互逐曰競對辨曰爭

郭云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之有理事之有宜也分辨者群分而類別也

常人乎若如此看得來當祗因个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況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爲是个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昧也請言其昧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此只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有主也至言本無彼此因人欲私有个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人之心之私有个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昧疆界也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倏出四句左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繼有彼此對立則辨辨別也分辨皆同但字有輕重繼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主意但競則其於爭尤甚既有爭辨則大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擺擺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競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倫字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破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二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

擺補買反排而擺之也

撥絕也除也

伶俐分明也

杜子美臘日詩臘月嘗年暖尚遲今年臘日東全消侵愛雪色還宜草滿池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諛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日脂回藥隨恩澤翠管銀罍下九霄

百文語録須是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只常帶一隻眼向一邊行

補註云莊子所謂物論蓋指

百家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不能相通莊子意謂天地之間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以者又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故又着此二段自六合之外至蔡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胸中大有分曉但不明說破耳

按此云春秋者非孔子所筆削之春秋史官所記之名也

玲瓏增勻明貝文選珊瑚鉤茂而玲瓏又埤蒼玉聲也

金剛經妙行無住分第四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註云顏曰四維者四隅也如東方東北西方西北方之類也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方總謂十方佛問如十方虛空可思量不須菩提答不可思量蓋大莫大於十方虛空佛所以借此喻福德也

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聖人ハ世人ト共ニ是非アラヌヲ至ラヌ所ヲ辨ズ）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聖人ハ不見ノ域故ニ不見）

上直一既說了彼此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一个說話來發明此老胸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上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在而不論即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纔到分辨處便是你胸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到這裏又自發一个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辨便是無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

易上繫辭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筆乘云不稱不言不仁不嗛不廢歷引古語以證之方昭昭也

循本云大廉不嗛嗛音慊口銜物也爲心有所銜之義有銜其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纔到分辨處便是你胸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到這裏又自發一个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辨便是無故曰有不見也

（註欲良）

成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智止其所不
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
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無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
盖亡不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辨不言
無仁之迹而後爲大仁嗛滿也猶藏物
曰嗛嗛以謙爲廉則有自滿之意國語曰
嗛嗛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郎此嗛
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皆不得爲大
廉矣不伐者不見其用勇之迹也既說
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

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名則非道矣故
曰不道道言而形諸辨則是自有見不及
覩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
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有自絜之意
則不誠實矣清自絜意也信實也勇而
見於伐則必喪其勇矣圓圜也言此必
上五者皆是个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
稱有迹則近於陣旅之物矣謂其有生
角也幾迫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之
真不知必至於不知之至矣不知爲知而止則爲知之
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大理
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
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
能益故曰酌焉而不竭欲損之而不能
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

始十二
是十二非矣

晉武陵王歷事四朝出統戎馬入贊庶政憂國忘家謝
絕賓客省愛自監不作傳舍前十數日告敢賓
客都督

少者此言不嗛大廉者不以
廉自足也

音義無欺簡反音又謙牧之
致反害也健也

音義云葆必若有若無之稱
也

趙註云若人知化則其中虛
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
注不滿酌不竭言無所底止
也不知其所由來則併其知
而去之矣

國語第七晉語曰晉國懼則
其矣亡猶未也陷之衰也其
銘有之曰嗛兮之德不定就
也○註嗛之猶小兮也不定就不定飯就也

排韻胡質字文德魏人正元中詔胡質徐邈甲煎歷事
穀二千石錢三十万爵關內侯子威胡成字伯虎
與之謙跪曰大人清貧何以得此卒以與父帳下都督

所聚諱之天府詩云叔在藪
火烈具舉註藪澤會之府也
天府王府外內府皆是藏財
貨邦云藏財貨曰府亦是物
所聚也言天者尊此聚藏若
天物然○史記蘇秦傳注索
隱曰周礼春官有天府周礼
注云凡物所聚曰府官人所
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飲食所
聚曰六府也

音義云宗一贈一晉敖一凡
三國名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三本經
訓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
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
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
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
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
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
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
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万民
皆喜置堯爲天子於是天下
廣狹險易遠近知有道里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小子也
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封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
趙不禮趙王趙王敖美女趙氏女得幸有娠趙王不敢納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
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娠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
美人弟兄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
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無
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恐辟陽侯不爭其母
縣遂飯國爲黃屋左纛縣称東帝坐從蜀嚴道
凡緡舟童六十升粟飽蓬六兄弟二人不能相
其二人病薨長安襲封淮南
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

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蓂光者滑疑之
耀也蓂瞰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蓂光
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王
者猶有孳孳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
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
日月者乎
昔者上著一乃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
也宗贈俱訓藏釋然者不悅也孳孳之間喻其物慾障
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王物慾

自蔽未能與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
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
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鞭撻
也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我之德猶
勝於日而不能突破此二子者乎此意蓋
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冥之不辨者照
之以天地也十日之說
郎莫君以明之喻也

羿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
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易執之言云六月發揮旁通情也疏曰發謂發越也揮謂揮散也

偏枯之死曰偏死也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下篇只是一片文字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爲罔兩也既曰吾嘗試言之此皆轉惑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眞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

孟子朱子註云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音義云毛嬙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驪晉獻公之嬖一本作西施

崔云猵狙一名獑胡似猿猴頭其雌喜與雌猿爲牝牡

蔗獸之所食草之深厚者

鰌音秋似鱓而短無鱗以涎自洗難握與魚爲牝牡

莊子鰌與魚游又海鰌尒雅翼云海鰌大者數十里穴居海底穴穴則海溢爲潮

鰌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

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爲發端之一語也
鰌之安乎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
各安其所是三者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
猿鰌哉蚿蛇草木之食豢肉味之食也鷹
鴟也麋鹿則食草蝍蛆則食蛇麋鹿人則食芻豢所嗜好耳美
皆不同則四者之味孰爲正哉猵狙以猿爲雌麋鹿以類物也鰌
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嬙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
於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
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爲
正乎決猶也駭走也此三節皆爲是非
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
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處味色

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辨
樊然紛狀也殺雜也
麋鹿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
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
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
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
之端乎
王倪邵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
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郎遊心於無物

音義云長梧子居長梧下因以爲名夫子瞿鵲之師也
崔云長梧封人名丘

崔云孟浪行貌音漫瀾無所趣全眞之謂

音義云聽瑩一作熒疑惑也三云不光明又云小明不大也

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爲之動心而況利害是非乎此一句也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郭曰聽瑩疑惑不明之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因望人又發聖人之問曰就此敗利聖門學者務事不從事不以爲意也有就有利是知有利害矣利害不知何就何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以爲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爲不著實之言吾子謬如倫吾子即長梧子也瑩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

且女亦大早計見知而未時夜見彈而

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期大早計也

音義云時夜司夜雞也鴞小

鳩可炙其肉甚美
新傳旁日月者一晝夜也挾宇宙者齊遠近也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爲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爲一故曰愚芚
昭音泯又武斬反又音昏昏
兩唇之相入也滑一作汨古沒反汨晉未定之謂昏從奔反又音沿本反渾沌不分裂也
須溪云隸至下者也和光同塵而先其至下是以隸爲尊也隸尊則無尊下則無辱老子云寵爲下即此意君乎牧即夢爲人君夢爲人僕若通論舉世盡夢左編亦然有擇於此隨矣哉到此漸說大夢境界入夢境更開苦是非筆乘云奚何不也屬下句讀

永嘯炙亡嘗爲汝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傍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汝亦太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汝道之行是見以而自多之意耳以爲妙道之行而早求其呼吸彈而未得鷇未以此知之以爲多此早計之喻也時夜而呼更也我試爲汝妄言汝且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吾未可把作十分眞實聽也奚何如此一宇宙傍日月挾宇宙也挾持也

宙宇宙在其懷內也脗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鑻也言至理混然爲一也滑涽皆昧也人世汩汩潛潛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七尊太夫大夫以士爲隸太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爲隸推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卒自爲尊卑衆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知知之則渾渾然猶愚芚也愚芚無智之貌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此一理萬物各然其所然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古及今積無限年是字故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

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
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
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
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
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
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
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
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
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
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
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萬世之後而一
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弱喪孔說二十日弱喪七失
也且暮遇之言猶知之者難
万世之遠猶如旦夕甚言其
難得也古云千里而一聖猶
比肩也語意亦如此
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注皇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
也○疏云秦穆公與晉獻公
共伐驪戎得美女一玉環二
秦取環而晉取女
喜云筐一作匡馬牀安牀也
音義云匡方也正也
事文要玄引古夢經云一体
之盈虛消息通於天地應於
物類是以飲酒者憂歌舞者
哭
千百年眼云傳說事世咸疑之以為夢而得賢可以為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人皆相似
亦多矣使分象而內召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
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者又云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后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
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且俾信覺因民之所行而
遂之見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雖矣而亦非蓋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茅默之誠而啟
也其性情自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邦人夢鹿而得其鹿心誠於得鹿古向
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是耶非耶孰辯之哉荘周夜夢為王周公且而問焉孔子自言夢見周
公今乃云兼夢文王此呂氏之臆說也孔墨並称起於戰
國之世其流及於漢也雖韓
退之亦不免
容齋隨筆漢藝文志七畧雜
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二十
十一卷其德長柳占夢二十
卷為首其說甘雜占者紀百
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
一而夢為先故周有其官周
孔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
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
以為致夢覆夢咸陟鄭氏所作觭夢
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得
周人取焉而占夢專為一官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其別曰正曰雜曰噩曰
喜曰懼哀樂相生心
王爲獻吉于王王拜而受之及拿扁于四
五以贈芯夢舍蔪者猶釈采
也贈者送之也
晉書樂廣傳衛玠總角時嘗
問廣夢廣云是想玠云神形
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
因也仍思之經月不得遂以
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
玠頓愈廣歎曰此兒胸中
必無芥蒂之疾云
呂東萊左傳博議云形神接
而夢者世謂之想形神不接
而夢者世謂之想形之說曰
因望而合寤曰重夢蓋因
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非今日之想則實因前日之想故曰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
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樂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莊孫移夢竪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
曹人蔭公孫之白於論之未生前出於因乎雖然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

後以死之泣爲悔以此爲死生之喻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
獵此謂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
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爲夢又於夢中占
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
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莊此處見
得到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荅皆未爲
深達此亦學問中大事如樂廣之說
則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果爲何如
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君
貴也牧圉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竊
竊然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
見之見其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之一如
此說謂汝爲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
人世皆是虛夢但其公又變化得奇特
至詭怪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怪然至怪
之中實有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
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
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
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
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
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
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者同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
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
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
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
也邪

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
謂和事之端也勝負不足論是非則是
我與若辨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黯闇者
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昏則將使

一說彼即上之大聖也大聖却不知之知不言之言和之以天倪者也

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
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
若是一個此人又是一個則是三個人
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二個來故曰待
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
之天均也
前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
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
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
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

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
振於無境故寓諸無境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郎前之兩行也縱以爲是縱以爲然則又有个不是不然使有是非之爭也聲言也是和之以天倪盡可游衍盡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猶

曼長也廣也曼衍無極也
衍豐也盛也寬也盈也水溢也

罔兩問景
呂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蚹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蚹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爲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爲周也蘧蘧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々不相知則各皈其根物々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翼云無特無常也

謹按形若蚹翼蛇蝶行動則蚹翼行動矣蜩蛇既化蛻則蚹翼不能動矣形又然矣造化之氣至則行止動搖矣氣

子美所謂瀟洒送日月也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歲月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便是逍遥於無物之境則終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淡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五

不至蛻形則不能動也然則
影不待形之動也待其本來
之動氣造化耳

異云遠公有形自催作據公
引太宗師云據然覺也
管見總論云罔兩問景不知
即異而同南華夢蝶究非非
有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
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
華之所謂化即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識識由是悟万物一形也万
形一化也万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為物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
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
形之為形亦猶蛇蛻蟬翼而已我豈徒
待彼邪蟬蛇既化而蛻翼猶存是其蛻
也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
惡知所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
之喻
也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
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
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
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

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蝶
飛之貌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
言夢中之為胡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
我矣故曰不知周也蘧蘧僵直之貌此
形容既覺在床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
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為胡蝶夢也恐胡
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
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這个夢覺須有个分別處故曰周與胡
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
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做話頭
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
之理也此篇立名王於齊物論末後凱
撰出兩个譬喻如此其又絕前其意又

奥妙人能恁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郎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莊子齋齋口義卷之一